

第五十回 破機關寶珠還本相 試清白美玉竟無暇

話說夫人聽見李公說許府要娶人，流淚滿面，道：「舅舅是知道的，寶珠雖是個女孩子，我兒子也沒有他強。出兵兩年，幾乎把我想殺了。如今回家不多幾天，好容易骨肉團聚，他家倒來要娶人，也太不盡人情了！那裡有這種不講理的人家？」李公道：「不是這等講，既許了人家，就是人家的人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你說這話，大有深意存焉。你知道我情願許給他家的嗎？我並不賴婚，遲了十年八年，難道犯法不成？」李公笑道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再過十年，甥女倒快三十歲了，他自己心裡也不願意。」

夫人借此發作，勃然變色道：「笑話！我家孩子不是那種人，倒不要舅舅白操心！」李公自知失言，忙陪笑道：「姑太太不必疑心，別會錯了意。」夫人道：「我竟不給他娶，看他奈何我怎樣，難道還是從前硬做麼？」李公笑道：「他竟鬧開來，甥女還能做官嗎？」夫人冷笑：「就不做官，有甚要緊？你們看得個官重得了不得呢！我姓松的，做了八、九代官，倒厭煩了，家裡還有幾畝薄產，沒有這點子升斗之祿，也夠養活我的孩子了。人家舅舅，總仗著許多勢，我家孩子命苦，父親死得早，又沒有撞著好舅舅，盡替人家說話。我四個孩子，也不會要親戚養活過一天半日，這樣看不得我，何苦來呢！」說罷，悲不自勝。

李公哈哈大笑，起身作辭。寶林送出房來，李公笑道：「姑太太還是這個脾氣，五十多歲的人，一點事都不懂，同個小孩子一樣說話。」寶林道：「舅舅不要生氣。」李公笑道：「那裡來的話，我們從小就淘氣慣了的，鬧了五十多年了，要見氣，還沒有這大肚皮呢！」

李公去後，夫人、寶林同進套房，夫人也無話而說，一把扯住寶珠的手，嗚嗚咽咽哭泣不休。寶珠心內明白，也就落下淚來。寶林勸他坐下，就將李公來意，說與寶珠聽，寶珠也甚傷感。夫人拭淚道：「我原不肯誤你青春，但回來才有幾天，又要分別，生巴巴割我一塊心頭肉去，叫我如何捨得，許家也過於狠心了！」

寶林道：「舅舅此去回復許年伯，他家必定上本求婚，那才沒有推托呢！依我的意，不如答應他招親，萬一主子賜了婚，那這就好過門的了。總之這事必要鬧穿了，妹子的官，萬萬不能再做，倒不如讓他早早有個歸著。既做個女子，斷無不嫁之理。娘雖說愛他，也要替他躊躇終局，總不能以私情而廢大體，不是愛他，反是害他了。妹妹同紫雲在這裡聽著，想想我的話，可是不是？」夫人只管點頭，長歎一聲道：「我究竟離不開他。」寶林道：「同在一個城裡，有什麼為難，要見他，接回來就是了。」

不說母女商量，再說李公回府，當件新聞說與夫人聽，合家個個驚奇，還有人不肯相信。次日，李公到許府回復說：「我就知道不妥，然而這個白話，不得不去說。」許公道：「如今只好上本了。」李公道：「只得如此。」二人議了半日，做成兩個本章，約定明早上朝去，不必由通政司掛號。李公回來著人叫了松蕃來，要他列名。

松蕃將本稿細看一遍，都驚呆了，半晌答道：「這件事，外甥一點都不知道。至於列名，卻不敢作主，要回去請大姐姐的示呢。」李公笑道：「你不敢罷了，也不能怪你。」李公就硬列了松筠、松蕃的名字。

次日天明早朝，拜舞已畢，許、李二公領著兒子跪下，將本章呈上御案。天子細看，大為驚訝，暗想：「原來是個女子，怪道這等美麗嬌柔，曠世無匹！」又轉一念道：「可惜為捷足者得去，不然倒是一件好事。」將本章看了幾遍，又將許、李二位問了一番，陡然想起心事來，傳旨著松俊改妝見駕。中貴飛馬而去。

許、李二公捏著一把汗，不知宣他是福是禍，但看天子和顏悅色，不象個奈何他的光景。一個文卿，更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心裡突突的跳著。一班年誼故舊，個個耽心。如今說內侍到松府門上，連忙通報，寶珠吃了一驚，夫人大小姐也不知何事，大家立在屏後細聽。寶珠無奈，走出廳來，同內官見禮，問他何事。

內官笑迷迷的道：「主子有旨，請小姐改妝見駕。」寶珠一聽，好似一塊大石頭望下一落，粉面漲得通紅，回身走了進去。夫人、大小姐已聽明白，隨他進房，不敢違旨，只得教紫雲替他改妝，打扮齊整，不好就用品級服飾，仍是處女梳妝。寶珠頗為乏趣，不好意思。廳口上轎，同內監入朝，午門外下轎。寶珠滿面桃花，含羞帶愧，低著頭，輕移蓮步，到金階跪下，不發一言。

皇上見他改了妝，風流香豔，比從前格外美麗，好是一朵芍藥花，開在碧紗籠裡，花情花韻，隱隱露在外邊；又是一對窄窄金蓮，婷婷的走上殿來，皇上目不轉睛，看了一看，兩旁文武，個個羨慕，無數的眼睛，叮在他一人身上，只說飛下個九天仙女來，看得眾人口角流涎，眼中出火。

皇上和著顏色問道：「松俊，你瞞得朕好呀！」寶珠羞澀澀的奏道：「主子天恩，臣妾罪該萬死！」皇上道：「你不必害怕，須將始末根由，奏朕知道。」寶珠不慌不忙，啟朱唇翻貝齒，奏道：

「臣妾幼承父命，強改男妝，原不過暫慰親心，權宜從事。不意嚴君見背，弱弟無知，只得接續書香，以持家務。後來屢加恩寵，弄得欲罷不能。勉強從戎，希圖效死，一身轉戰，萬里長征，猶幸僥倖以成功，聊盡涓埃以報也。臣妾寒暑不避，星夜而歸，原擇日傍天顏，稍伸私願。在臣妾方將圖報，而他人轉不相容，雖陛下錯愛有心，亦難調眾口矣。自憐命薄，辜負隆恩，反不如戰死沙場，南征不返耳！事已如此，情何以堪！天也？命也？夫何由焉！臣妾納還官爵，聊贖罪愆。從此遁跡空門，長齋繡佛，以修來世，以祝聖躬。」

奏罷，淚如雨下，正如微風振簫，嗚咽欲泣。皇上既看了這副追魂奪命的容顏，再聽他這番悅耳動情的言語，眼睛看著他，耳朵聽著他，一句句，一字字，從耳門中直打人心坎裡去；又見他兩行珠淚，一臉嬌羞，說不出那可憐可愛的光景，心裡大為不樂，深怪眾人。大聲浩歎道：「孩子，朕知你一片忠心，無如眾人多事，作盡了對頭，朕倒容得你，人偏容不得你。這也就奇了！這也就奇極了！」又問：「許翰章同你如何結親，明白奏朕。」寶珠又說了一番半邊詞。

皇上天威震怒，冷笑道：「婚姻大事，原要人家情願，不能用強。許家未免欺人太甚，可知他父子平日不法極矣！」許公父子嚇得汗流浹背，只是叩頭。皇上道：「如今事已至此，也不必言了。」又對寶珠道：「朝廷用人，不過要忠心報國，既能為朝廷出力，就是朕的賢臣，又何分什麼男女？念你平昔居官，也還能事，又有平南的大功，朕亦何忍罪你？就是官爵，也不消納還，伯爵賞給許翰章，輕車都尉賞賜給松筠，教他兩家都沾你的光，得個世襲。我說認你做個繼女，封你為昇平公主。」

寶珠趕忙叩謝，李榮書等都來謝恩。皇上道：「許翰章，便宜了你。」文卿叩首道：「臣雖肝腦塗地，難報皇恩。」

「許芳輝，你這個媳婦，朕所鍾愛，你須青目視之，如有凌虐等情，以違旨論！況未曾過門，替你家爭個世爵，也要算得個好媳婦。你要明白，他這功名也不是容易得的，除了他之外，旁人亦未必能。」許公連連答應道：「自當曲意承順，以禮聖主之心。」

皇上見寶珠垂頭，無那脈脈含情，又慘然道：「朕德涼薄，這種股肱良臣，無福消受。」寶珠無言可答，只管用手帕拭淚，皇上大不勝情。劉相見天子這般眷注，心中不快，又想起兒子仇恨，暗罵道：「作怪的賤人，你原來是個女子，為何同我兒子那麼假惺惺，妝模做樣，害得出口充軍？」越想越恨，意欲尋一事故，報復他一番。

沉吟半晌，出班奏道：「松俊身為女妾作大臣，主子天恩，不加罪責。但他日在衣冠之列，不無瓜李之嫌，既為許翰章識破，柳下惠能有幾人？老誠愚昧，不能信其無他。」皇上聞奏不語，目視寶珠。寶珠道：「臣妾心同金石，節凜冰霜，自信清白之身，絕無曖昧之事，願明此志，請點守宮。」

皇上大喜道：「這個何難！」分別傳旨，取辦玉珠來，並取守宮砂伺候。有內官取來，皇上叫寶珠到面前，親手將一粒明珠，眉間暈了幾暈，寶珠雙眉緊結不散。皇上笑嘻嘻的，又取出寶珠手來，搜他大袖子，望上一抹，露出半截霜雪一般白而且膩的小膀子，將守宮砂點了一點，豆子大一粒腥紅透入肌裡。皇上贊歎道：「真處女也！劉捷三以小人度君子矣！」各官個個點頭歎服，把個文卿樂得眉歡眼笑，李榮書等面大有光輝，只有寶珠的粉面凝霜，似羞似怒。

皇上問道：「孩子，你有甚委屈，只管對朕說來。」寶珠低頭，又用手帕拭淚。皇上更覺悽慘，撫慰道：「你忠君戀主，朕已知之矣，切勿過於悲傷，致損身體。」皇上又問寶珠：「兩個兄弟，可有親事？」寶珠一一奏明。又奏還有個姐姐，許配表兄李文翰，就將寶林的好處，細說一番。皇上大加歎賞道：「不道兩個奇女子，竟萃於一門！」微微笑道：「你姐姐也該出閣了。」李公忙奏道：「臣已擇定十一月二十日吉期。」皇上點頭，傳欽天監問：「十二月中旬，可有吉期？」欽天監奏：「初六日，就是個良辰。」皇上降旨，賜寶珠初六日完姻。

皇上退朝，教內官引寶珠進宮，朝見太後。國母賞賜許多珍物，好不有光。寶珠回府，李公已在夫人房中，將朝內各事，說與夫人細聽，合家個個歡喜。夫人又喜又愁，喜的是女兒見駕，不但無罪，而且加恩；愁的是女兒要嫁，離別日長，承歡日短。李公進來，見寶珠笑道：「公主的體面，無以復加，但是難為我們了。方才奏對之時，也該替舅舅留點地步。」說罷哈哈大笑。

寶珠滿面含羞，低頭無語，走進套房，在妝台前坐下，對鏡照見容顏，歎道：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！」不覺流下淚來。紫雲送上一杯茶，看他光景也有些替他難受，自己心裡，更難為情，只得勸解道：「你還傷什麼心，你的際遇也好極了，做男人是功臣，做女人是公主，還有誰趕得上你？應該歡喜呢！」

寶珠總是悶悶不樂。吩咐松蕃代繳帥印，並上方寶劍。皇上留下帥印，上方劍仍舊賜還。神機營軍務，著宜政王總理。過了兩日，李公已送吉期過來，訂於十一月二十日入贅。夫人吩咐備辦妝奩，姊妹兩人，無分厚薄。夫人的意思，以為家私虧姊妹執掌，要把他四人平分，寶林、寶珠立意不肯，說出許多大義，夫人才肯中止，總之三、五百萬，是再下可少的了。寶林、寶珠商議，也要替兄弟娶親，擇定正月初十日，同日成婚，送吉期到許、李兩府。許公父子，早已預備嫁娶的喜事，合家忙亂，而且他家這媳婦，格外非比尋常。

不日，李府也送吉期過來，擇定正月二十四日，要娶金鈴。許公暗想，索性將喜事辦完，也了件心事，就送吉期過來，二月十二日娶紅鸞。三家十二件喜事，也就忙不可言。幸喜多是大家，錢多人眾，各事易辦。轉眼已是十一月中旬，寶林、寶珠佈置了多少家務，所有家私，一概造冊。寶珠撫今思昔，十分悲傷，紅症又發了兩次。夫人、寶林不許他問一件家事，只教他在房中靜養。

忽報聖旨下來，寶珠同松蕃接旨，天使道：「還有一位大小姐，芳名寶林的，是令姊嗎？」松蕃道：「正是。」天使道：「請出來一同接旨。」松蕃連忙進去，請寶林出廳，三人行禮，開讀聖旨：寶林、寶珠既許氏銀屏，都封一品夫人，李氏翠鳳，三品淑人。又念寶珠的大功，恩及其弟，升松筠為順天府尹，也是個體貼之意，松蕃升左庶子；又賜寶珠兩首詩，同前回一樣的集句：

碧欄杆外繡簾垂，此是新承恩澤時。

約略君王今夜事，人間天上兩情癡。

九華宮殿語從容，人在蓬萊第一峰。

朝罷歸來香滿袖，替卿端是紫泥封。

三人謝恩。寶珠看了詩句，心中不樂，含羞帶愧的，默然無語。松蕃陪著天使，姊妹入內，寶林對著寶珠，橫波一笑，寶珠不好意思，走進套房。將詩句念與紫雲聽，紫雲笑道：「倒是個風流天子，但那人知道，又要生氣了。」寶珠臉一紅，不言語。不知後事何如，且看下文分解。